

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Z 委员笔谭

# 让民族文学之花灿烂盛放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结果揭晓，25部作品、5位译者获奖。近年来，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贡献。推动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也是政协委员履职建言的关注所在，本报记者采访几位全国政协委员，讲述他们的感受和思考。

7月16日，云南省文联，一场研讨会正在热烈进行——第二届“精品云南·筑梦未来”云南省民族作家作品研讨会上，来自全省的25名少数民族作家、17名文艺评论家共同回顾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对民族文学创作与创新进行深入交流探讨。“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践，是民族文学传承与弘扬的中坚力量。”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范稳的话引起大家的共鸣。

让范稳振奋的是，云南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尤其是云南15个特有少数民族，都有作家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民族文学群星闪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了文学的力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范稳说。

## 不断拓展丰富创作题材

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描绘脱贫攻坚、山乡巨变的壮阔画卷，热情讴歌时代楷模、深入挖掘书写民族文化传承……近年来，民族文学创作题材的拓展与丰富给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滕贞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家们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学创作。同样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对人物精彩书写。

“文学是学人，无论多么扑朔迷离的故事，其着力点是人，是写人的生命价值探索、生活追求的嬗变和人性多棱角的体现，偏离了这个着力点，作品会流于肤浅，缺少深度。”滕贞甫感到，作家们对人物书写的着力点更加深入，在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中汲取不竭的源泉，这也说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各民族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在滕贞甫看来，民族文学创作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此外，文学创作是个艰辛的个体化劳动过程，作家要把握好生活积累和艺术萃取的关系，一方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大地汲取营养、捕捉灵感；另一方面对素材要善于萃取、提纯，使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酵升华。

## 激发民族文学发展活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系统工程，民族文学的充分发展及繁荣，是为这一系统工程助力的路径。民族文学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蕴及现实生活经验，为中国文学创造力的提升提供了宝贵资源。”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围绕“以文学出版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言献策。他建议，一方面，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研究各民族文学交互影响、生成的历史，培育相关学科及人才队伍，及时出版相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新时代是充满创造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由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绘就，作家要深入书写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实践，用文学深刻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中国人民的勇气与智慧，要积极引导、设立专门项目，鼓励相关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出版，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民族文学的活力是文化创新创造的生动注解。”如何充分激发和释放民族文学发展的活力？汪惠仁表示，要在文学创作和评论、市场管理、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人才，也是范稳特别关注的问题。“人才是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基础。拿云南来说，目前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老中青三代结构合理、梯次完整。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创作活力和潜力令人欣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与国内外文学界进行广泛交流，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关注，也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认可。这种跨界融合，不仅拓宽了文学的边界，也让民族文学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范稳表示，要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从培训学习、创作扶持、对外交流等多个方面着力，壮大作家队伍、繁荣民族文学。

2018年，范稳曾在全国两会就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扶持长效机制建言献策。这是他在工作和履职中持续深入调研的着力点。他建议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等多种方式，从创作培训、文学交流、深入生活、作品评论、重点作品扶持和出版等多个方面，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各民族作家的光荣使命。”滕贞甫表示，党和政府对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视是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新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和中华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睦生活，为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越来越壮大的民族文学作家队伍让民族文学的繁荣有了坚实基础，民族文学事业的美好未来值得期待！

# 加强文物古建筑与古树名木协同保护

李六三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与历史古迹。然而，众多的古迹文物，尤其是许多室外文物建筑，历史上遭到人为和自然破坏，缺乏科学管理和日常维护，导致文物建筑本体上生长了许多树木，这些树木有些也已成活数百年，达到古树级别。这些长在古建筑基础和墙体上的树木随着其根系、树干的生长，对文物建筑造成极大破坏，有的发展到建筑垮塌、古树枯死的结局，同时也威胁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世界文化遗产明十三陵的古建筑和古树保护状况为例。明十三陵自公元1409年至1644年经历了200余年营建历史，保存至今成为我国古代陵区体系较为完备、遗存较完整的一处帝王陵墓建筑群。然而，经历清代和民国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为和自然影响，原有建筑基址之上生长古树，但因建筑基础坚硬而无法生根，始终生长于浅表土层，建筑因树根牵引和雨水冲刷，产生墙体鼓胀、歪闪、坍塌。

文物古建筑和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是祖先和大自然留下的宝贵财富，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客观记录和生动反映了社会发展与自然变迁的痕迹。《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第十七条规定“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实行责任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等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负责养护”。《国家文物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保护的通知》指出，“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组织遴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树龄5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共生共存、相得益彰的‘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名录，作为协同推进保护、研究和展示阐释的重点。”北京、上海、四川、湖北、浙江、江西等多省（市）也发布了相关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但相关法律法规文还没有涉及明确严重影响文物古建筑安全的古树保养管理如何与文物协同保护。为确保文物古建筑安全，同时保障古树的持续生长，本着既保护好古建筑，又保护古树名木，我们需要从法制、管理机制、技术保障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简洁高效的措施。

首先，要联合开展影响古建筑安全的古树的普查登记，并评估古树对古建筑安全影响的程度。文物、园林和林业主管部门运用好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成果及最新补充调查结果，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逐步明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古树名木协同保护的范畴与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需要协调保护的古建筑和古树名单。同时，全面评估生长在文物建筑本体上的树木，由古建筑、林业、园林等专家参与，制定长在文物古建筑上的古树名木对文物安全影响风险等级，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工作规划和工作进度。

其次，要联合实施影响古建筑安全的古树迁移复壮工程。文物建筑早于生长于其上的古树年代，既要考虑文物保护与人员安全，又要保障古树得到更好保护。各部门需发挥专业优势，对于占压文物建筑本体，且对文物损害较大的树木，应由林业、园林部门牵头制定树木移植复壮规划和实施方案，并负责经费开展实施。因树木移植所开展的文物建筑本体保护修缮，应由文物部门牵头制定文物修缮方案，并负责经费开展实施。

最后，要完善古树名木相关法律法规条款内容。在森林法和《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各省（市）颁布的相关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中，增加生长在文物古建筑且对文物安全构成破坏的古树的特别保护措施和程序。在文物保护法和相关省（市）文物保护条例中应增加古树移除、文物本体保护的程序和措施。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文物遗址本体上的野生古树侵害情况

## 民族文学创作绘出亮丽风景线

不久前，西藏两部作品获得了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分别是吉米平阶的报告文学《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攻坚交响曲》和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在高原》。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扎西达娃高兴地告诉记者。他介绍道，《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攻坚交响曲》选取“昌都：一个村庄的故事”“日喀则：珠峰脚下的梦想”“阿里：高原新牧歌”“噶尔：县域新模式”4个侧面，反映了自2011年起在西藏自治区开展的“创先争优强基惠民”活动，再现了西藏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恢宏历程；《在高原》以一个汉藏融合家族的故事为线索，展现了西藏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和民族融合进程，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在感受西藏魅力的同时，也深刻反映了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

作为著名作家，扎西达娃多年来一直见证和关注着西藏文学的不断发展，深切感受到民族文学的繁荣景象。“各民族作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断进行创作探索，为推动民族文学繁荣发展不懈努力，不断涌现的优秀作品就是生动的写照。”扎西达娃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时代号角，作为文艺界全国政协委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谱写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凯歌。

## Z 艺苑大观

# 当代视角的历史题材创作

李静

《戎夷之衣》是历史剧吗？自从该剧上演后，经常会被问到这问题。

说它不是吧，可它确实取材于《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长利》中的“戎夷解衣”故事，又依据主题需要，将主人公石

辛的经历安置在两个年份之间——公元前256年，鲁国被楚国攻陷；公元前220年，秦统一中国第二年。石辛的每一场戏，几乎都有一个明确记载的历史事件作背景。

说它是吧，可人物的意识、处境、对话、问题却是当代的。“OK？”“这样您就out了”“我石辛在服从一种数学，正义的数学——八万大于一”“它看起来是一场刑罚，其实是，是朕求真好奇的一场科学实验”“石爱卿，你真是有益于全人类的人哪”……

我没有将《戎夷之衣》写成传统样式的历史剧，但也并非当下和历史的草草混搭，而是想探索当代视角下的历史题材创作。传统历史剧人物需严格依照剧本宣称的时空景深—历史意识的逻辑言行事，戏剧主题是它与当代的连接之处。《戎夷之衣》并非如此。除了主题是当代性的，它的人物也以当代灵魂、当代逻辑出现在历史关口。

《吕氏春秋》的“戎夷解衣”故事本身蕴含强大的能量：戎夷连齐如鲁，天大寒而后门，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土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

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衣哉？”戎夷太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

这个故事吸引我的是：这个弟子的余生将如何度过？他如何面对这良心的破口？换言之：一个人的肉体生命与他的良知呼求若处在对立关系中，人作何选择？《戎夷之衣》与我此前剧作《大先生》《秦国喜剧》不同的地方在于：剧作不仅指向外部环境，同时更指向人的内心。是听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良心，还是服从违背良心的利害考量？石辛知道善恶对错，但对此无动于衷；对自我保存、现实利益、尊严、官位、金钱、成功的渴望，决定了他将道义和对错放在一边。我希望《戎夷之衣》展现的，不是作为审美和知识的“道德认知”，而是“人如何生活，如何安放良心”的“道德行动”。人心的善与恶的对决，是选择功利至上？还是选择道德良心？戏剧的重要价值，恰恰在于拥抱后者，帮助人们的心变得柔软，而奔向光。

香港导演黄龙斌是将创作探索呈现在舞台上的人。他的舞台语汇是极简和象征的：白地，黑雪，椅子。没有城门、战场、官阙。一切场景、情境皆由演员的表演建立。我赞他的白地、黑雪是如此有概

括力又如此精神化，他谦逊地笑说：“都是从剧本里来的呀，我没有增添什么。导演要忠实于剧本。”

排练第一天，他对演员们说：“演员若专注于自己，就不会演好，只有忘掉自己，专注在对手演员身上，全身心应对他/她的反应，戏才会好看。”他将其作为舞台实践的方法，直接、有力、深沉、内敛地挖掘剧本的深层意义，亦延伸他的精神和情感空间，赋予它肉身。他的工具太多了：出身于戏剧演员，又曾留学专修形体，表演、跳舞、编舞，“文武”兼备。序幕即是一场舞蹈，饰演戎夷的演员站在光晕中，缓缓屈身，手捧黑雪，扬起，鼓声响起，众人上，推挤、争夺……黑雪弥漫飘散，人性之光与暗的较量，化作演员肢体的激情迸发。第一场，戎夷已死，众人喊着“抓石辛”，石辛拿着师父的白衣站立于高台上，露出侧脸。那一刻，我知道，这部戏的灵魂与肉体——剧本与舞台呈现，高度合一了。这一切，使得《戎夷之衣》成为一部以台词表演为主、却有机械入许多舞蹈和形体表演的“整体戏剧”。

（作者系剧作家，舞台剧《戎夷之衣》编剧）



《戎夷之衣》剧照



# 采尾